

风景与人

□雨茂

一位台湾朋友向我介绍家乡的自然风光时骄傲地告诉我,台湾拥有从带到寒带除冰川之外的所有地貌,甚至包括沙漠与活火山。但另一位正在内地游历的台湾朋友也告诉我,台湾的自然风光根本无法与内地相提并论。同样是台湾人,感受却大有不同,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主要在于了解的程度。

在台湾旅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高素质的导游。去年8月13日至15日,我随台湾大学中文系到台大梅峰山地农场及合欢山游览,被分到女导游芭乐(化名,芭乐是台湾的一种水果,学名番石榴)一组,另一组是男导游阿土。芭乐很热爱自己的职业,同时她还是一个准专业的环保人士,见面不久就谈起高雄的大气污染与台北的核辐射威胁(据她讲有数万乏燃料棒保存在台北附近),提醒我们注意保护环境。在梅峰农园艺区参观时,芭乐认识园中几乎所有的花草树木,逐一介绍产地与习性,并提醒我们采用望、闻、嗅、触的方式去验证。我一向认为,要真正保护大自然,辨识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连识别都做不到,何谈保护!可惜这成百上千种的花草树木实在让我消受不了,单记下名字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遑论形貌与脾性!

8月15日早晨,芭乐小姐带我们在梅峰农园教育展示中心附近观鸟,虽然前一天晚上敬业的芭乐已经用PPT给我们做过鸟类介绍,但要在密林中识别每一种鸟,对我们来说仍



然非常困难。好在这里的人都非常爱鸟护鸟,人鸟相处极为友善,鸟儿虽然对人还有些警惕,但并不害怕,当我们用望远镜和长焦镜头对准它们时,它们并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芭乐是观鸟的发烧友,具备专业水准,她知晓中央山脉每一种鸟的习性,拿手好戏是通过鸟鸣声判别每一种鸟,模仿它们的鸣叫,甚至还能通过鸟鸣声辨别雌雄。那天我见识的有冠羽画眉、灰林鸽、黄胸画眉、栗背林鸽,还有罕见的白头鸽。漂亮的白头鸽恰巧飞落在我们正前方约二十米的路上觅食,雪白的头羽与黄褐色的胸羽非常醒目,令我大饱眼福。每一种动植物都是大自然的精魂,是上天的馈赠,都要用敬畏之心对待它们,芭乐小姐就是这样做的,虽然她并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我还会像朋友一样把她记在心上的。

我爱好旅游,在内地时,每年至少抽出约半个月时间去各地观光。来台湾五个多月来,

在内地旅游,感受的是到此一游的高效率,忧虑的是环境的承载量,过多的游人、落后的服务与过度的开发确实败坏了许多游人的情绪。

碎碎念

新一代的素质

□刘武

不久前,看到长假期间一位年轻人坐在女红军雕像头上拍照以及重庆女司机疯狂别车遭到男司机痛殴这样的报道,不少人难免痛心地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太没有素质、太没有教养了,简直令人气愤。”

怎么说呢?不懂事、教养差、素质差的年轻人确实有,但以我的观察来看,如今的年轻一代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远胜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的人。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普遍的贫穷与频繁的政治运动,致使人们失去了基本的礼仪教育与道德教育,传统文化中的“温良恭俭让”遭到批判与唾弃,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与信任,说假话、说大话毫不脸红,欺骗、欺诈、造假等司空见惯,至于环保意识、民主意识、人权意识等更是闻所未闻。近些年来,社会中时常见到中老年人碰瓷、讹诈等现象,以致老人倒地人们都不敢去扶助,有人有些戏谑地总结为:“不是现在老人变坏了,而是原来的坏人变老了。”而今天的年轻人却大不相同,首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大专甚至硕士、博士学位,教育整体水平远远高于初高小毕业生居多的50后、60后,很多人都会一门以上的外语;其次,他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时代,真正能放眼全球,了解、接受国外的信息与知识,不像50后、60后那样信息封闭、见识有限;第三,80后、90后生活在一个较为富足的现代社会环境中,不会饥不择食寒不择衣,也不会因为饥饿困窘或生活艰苦去昧着良心做事;还有,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对和平、民主,没有像50后、60后那样身处在充满敌意的年代,从小就接受敌视与敌对意识的教育。

我的几个侄儿是80后、90后,有一次我回湖南老家,大家一块去乡下玩,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们很自觉地拿了一个塑料袋,把吃剩的垃圾都放在兜中。其实,乡下的那些地方都是野地,常能看到随便扔的东西,但我的侄儿们并没有随手乱扔垃圾,而是拎着它们找到有垃圾箱的地方才扔掉。

如果说50后、60后是荒地里长出的野草,枝蔓横生,缺乏修剪,那么80后、90后以及00后至少是温室大棚里养育出来的,不蔓不枝,没有那么邪性。也许在网上他们有点任性,会撒点野、出出轨、骂骂娘,恶搞一下人生,但在现实中,他们更早懂事,眼界更宽,兴趣更广,自信心更强,欢乐更多。

很多教养和素质是通过环境熏陶出来的,比如孩子从小去吃洋快餐、去大酒店、去坐高铁,他就能耳濡目染地学会吃完东西把餐盘清理好,学会不随地吐痰、不大声喧哗。而那些当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50后、60后,学会的却多是粗鲁与野蛮,甚至连卫生习惯都没有。

看看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多数孩子,从小都会学习几门课,比如才艺课、环保课、公益课、电脑课等等,家长会带他们游览国内、国外的风景,见识多样化的世界。他们玩起电脑、手机、网络来毫无障碍,随时就能获得国内外的各种资讯信息,随时可以百度他们不了解的东西,随时可以与相距千里万里的亲人、朋友联系交谈。

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弱点,比如抗压能力稍弱、意志不够坚强,比较自由任性等等,但相比而言,他们比其父辈优异多了,公德心更强,爱好更丰富。不久前,我女儿的中学老师要求她们去做一次公益活动,她就自己联系了当地一家救助无家可归者的中心,做好几十份三明治无偿送到那里。这件事虽然微不足道,但她从小就懂得了从事公益活动、扶助弱者、无偿奉献的重要。

(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作家)

名家言

想念王火先生

□肖复兴

在成都,老作家中有百岁老人马识途在,一览众山小,其他的作家显得都像小弟弟,很容易被遮蔽。其实,在成都还有一位老作家,今年91岁高龄,是王火先生。

王火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是他的新书《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出版,恰逢今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刚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21岁的王火,凭着一腔热血和良知,采写了南京大屠杀和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新闻报道。

1947年,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这三个幸存者:一个是南京保卫战的担架队队长国军上尉梁廷芳,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陈福宝,一个是被日本兵强奸并残酷殴打的姑娘李秀英,可以说,王火是第一位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1947年,我刚出生。

1997年,我第一次见到王火。他已73岁。但我一点看不出他有这样大的年纪。他身材瘦削,着利落的西装,更显俊朗挺拔。一看就是一介书生,温文尔雅,曾经血雨腥风的岁月,似乎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一丝痕迹。那时,我们一同去欧洲访问,他是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的三卷长篇小说《战争与人》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是,看不出一丝春风得意的痕迹。他是一位极谦和平

易的长者。

我们一起访问了捷克、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以及奥地利。我和他一直同居一室。他步履敏捷,谈吐优雅,颇具朝气。最有意思的是在塞尔维亚,常有诗歌朗诵会,最隆重的一次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共和广场,四围是成百上千的群众,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团各派一个作家登台朗诵。王火居然派我赶鸭子上架。我根本不写诗,儿子正读高二,爱写诗,只好临时朗诵了儿子的一首小诗。下台后,他夸奖我朗诵得不错,我觉得只是鼓励,他比划着手势,又说:真的,刚才一位日本诗人夸你朗诵得韵律起伏呢。

在捷克,我向他提出希望能够到音乐家德沃夏克的故居看看,但行程没有安排。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便向捷克作协主席安东尼先生提出,希望满足我的愿望,年过七旬的安东尼先生亲自开车,带我们到布拉格外三十公里的尼拉霍柴维斯村。

在布拉格,王火先生向我们提议,一定要去看看丹娜,为她扫扫墓。他告诉我,和鲁迅有过交往并得到鲁迅赞扬过的普什科是捷克的第一代汉学家,丹娜是捷克第二代汉学家,对中国非常有感情,编写了捷克第一部《捷华大词典》。翻译过艾青等作家的作品。可惜,1976年车祸丧生,应该去为她扫扫墓。那一天,布拉格秋雨霏霏,我们跟着他,倒了几次地铁,来到布拉格郊外很偏僻的奥尔格桑公墓,找到被茂密林木

和荒草掩盖的丹娜的墓地。我看雨滴顺着王火的脸庞和风衣滴落,还有他的泪滴。

印象最深的是在维也纳。到达时已是夜幕垂落,王火一眼看见车前一家商店闪亮的橱窗,情不自禁地叫道:“我女儿也来过这里!”这让我有些吃惊,吃惊于平常一向矜持的他,竟然叫出了声;也吃惊于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维也纳,他怎么就这么肯定这里一定是女儿来过的地方?他肯定地对我说:“我女儿去年来过维也纳,就是在这个橱窗前照过一张照片,寄给我过!”

维也纳那一夜的情景依然恍若眼前。做一个好作家,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朋友,做一个好丈夫,也许都不难,但能将四者兼而合一,都能像王火做得那样的好,并不容易。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除了在北京开会,我见过王火(他还专门请我吃西餐),一直没有再见过他。这中间,我们偶尔通信,彼此问候,更多是他读到我写的一点东西之后对我的鼓励。他的夫人凌起凤去世,对他的打击是最大的。他对我说过,他的夫人是民国元老凌铁庵之女,真正的名门闺秀,他们的爱情在他的新书《九十回眸》中有专门的描述,可谓乱世传奇。当年,夫人在香港,为和他



结婚佯装自杀,算得是蹈海而归。以后的日子,跟着他颠沛流离,对他支持很大,他称她自己的“大后方”。

去年年初,曾经寄他两本我新出版的小书,其中一本《蓉城十八拍》,是专门写成都的。在成都时赶写这本书马上去美国,形色匆匆,心想下次吧,便没去看望他。他接到书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责备我道:“惠赠的两本书里,出我意外的是《蓉城十八拍》。看来您是到过成都的,在2012年。您怎么没来看看我或打个电话给我呢?我可能无法陪您游玩,但聚一聚,谈一谈,总是高兴的。您说是不?”

在同一封信中,他这样说:“匆匆写上此信,表示一点想念。我身体不太好,但比起同龄人似乎还好一些。如今,看看书报,时日倒也好消磨,但人生这个历程,在我已经是快达到目的地不远了。”读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想起暮年孙犁先生抄录暮年老杜诗中的一联:雕虫蒙记忆,烹鲤问缠绵。文人老时的心情是相似的:记忆自己的文字,想念远方的老友。我的心里非常难受,更加愧疚在成都未能去看望他。王火先生,请等着我,下次去成都看您。我从心底里祝您长寿,起码也要赶上您的老友马识途,超过百岁!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